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原著 (俄罗斯)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编剧 郎云

A 3020 3411671111

这里的黎明
静悄悄

A зорь зыбко тумно

原著：（俄罗斯）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编剧：郎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俄罗斯)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原著; 郎云编剧.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5

ISBN 7-5063-3274-4

I. 这… II. ①鲍…②郎… III. 电视文学剧本 - 中国
- 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6928 号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原 著: (俄罗斯)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编 剧: 郎 云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猫 儿

版式设计: 李兰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0 1/16

字数: 260 千

印张: 21

插页: 4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274-4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Центральному телевидению Народ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пасибо за фильм „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

Прости и прощай наша глубина,
благодарю за все твое

от стар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писателя

Ваш

Б. Васильев

4.1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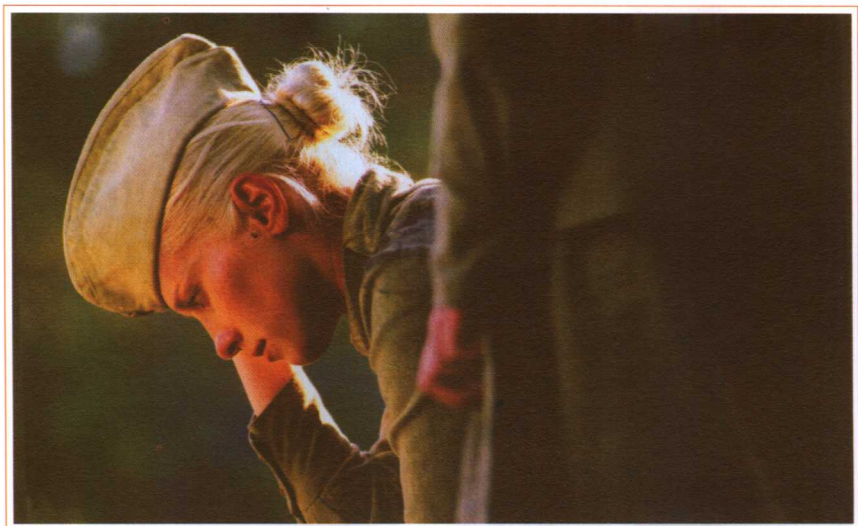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电视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剧组，衷心地感谢所有人的劳动。

一个俄罗斯老作家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电视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剧照。

出版前言

根据前苏联著名作家鲍里斯·瓦西里耶夫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改编的同名电影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为我国观众所熟悉,对中国的战争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者从战争中的女性角度,对战争的思索独辟蹊径,发人深省。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隆重推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该剧由郎云根据小说原著改编。作品在充分尊重原著创作主旨的基础上,对人物的刻画更加细致生动,对主题的挖掘更加深刻,堪称红色经典改编的典范之作。本书是该剧的文学剧本,献给喜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读者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

第 1 章

在历史的眼中，莫斯科已经不再拥有静悄悄的黎明。

太阳刚刚升起，拥挤不堪的外环公路就变成了一条凝滞的车河，被大城市“交通病”惹恼的司机狂躁地按着喇叭，制造着让人厌烦的噪音。有的人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在方向盘上摆着一份报纸，静静地等待着。

间或，一两个年轻人手持着酒瓶，一边喝一边潇洒地从车流旁走过。不知是谁把车窗打开，一首俄罗斯时下流行的歌曲漫不经心地淌进了车流。

喧嚣的空港，起起落落的飞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赶路。超级市场里，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购物的人川流不息。富丽堂皇的地铁车站内，行色匆匆的乘客摩肩接踵，从一张陌生的面孔流浪到另一张陌生的面孔。

堆满游客的莫斯科红场，除了夺目的克里姆林宫红宝石打造的五星仍旧在熠熠发光，最引人瞩目的便是金碧辉煌的东正教堂。著名的阿尔巴特大街充满了小贩的叫卖声，货摊上的商品散发着传统与现实、战争与和平不协调的组合。普希金的塑像不惹人注意地藏路边，在失落的历史中保持着沉静的容貌。

打字机单调而有节奏的声音接驳进城市的喧嚣和流行歌曲中，显得空灵而迟钝。这个声音牵引着历史的脚步悄悄挪出了拥挤的莫斯科，踩上了通往彼得堡的公路。两侧茂密的森林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各式各样的别墅。一条林间小路被薄雾包围着，向林子深处蜿蜒伸去。

小路的尽头是一处栅栏门，门关闭着。

那个声音戛然而止。

瓦西里耶夫的手缓慢地离开键盘，抓起了一包香烟。电脑屏幕上是一行新打出来的小说稿：

“他总感到自己有罪，不是理智上而是良心上感到负疚。他不是头

一天打仗，而且完全明白，战争有自己的规律，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平生活中被认为是不能允许的事情，在战争中常常会成为需要……”

一缕烟雾在瓦西里耶夫苍老的脸庞前徐徐散去。他八十岁了，眉宇间却有着几分童真，这让他显得颇为与众不同。在瓦西里耶夫的书桌上，是他各个时期的旧照片，其中最醒目的一张，是他手持步枪的戎装照。

年代业已久远。

瓦西里耶夫把目光从照片上移开，放下香烟，站起来开门离去。外面随即传来下楼梯的脚步声。

书房内寂静无声，书桌、书稿、电脑和缕缕升腾的烟霭都规矩得过于严肃，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突然，键盘自动地跳跃起来，屏幕上留下一行新的字迹：

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作家，1924年出生在斯摩棱斯克一个军人家庭。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他以17岁的年龄，参军奔赴前线。1943年负伤，后进装甲兵军事学院学习。1956年后开始专职创作。1969年创作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瓦西里耶夫手里拎着小篮，悠然自得地走进了树林。他边走边采摘着林间的蘑菇，时而停下来，顺着笔直的树杆向天上望去，时而急走几步，孩子似的欢呼雀跃地采撷起几朵野花。他在一个树桩前停了下来，树桩上清晰的年轮似乎向他提示着什么。他将手伸向一圈圈的年轮，自言自语地说：“六十年了，忘了？”

时间之轴被扭曲。瓦西里耶夫仿佛仍然重新回到在1945年之前的战争时期。

1945年6月24日，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阅兵式上，幸存下来的人们将一面面被缴获的德国军旗扔在列宁墓前。作为胜利的纪念，在莫斯科亚历山大花园里，至今还伫立着朱可夫元帅骑着高头大马向前跃起的雕像。

战士们回来了——用生命的代价——这并未夸大，亦非比喻，而是实情：1922、1923、1924、1925和1926年出生的小伙子活下来的只有百分之几；瓦西里耶夫出生的年份以及相近的年份活下来的只有百分之三。换句话说，每一百个上前线的小伙子中只有三人生还。

战争中，有八十万妇女在武装部队中服役，她们几乎参加了所有的战斗，和男人一样，担任着各种危险的任务，狙击手、机枪手、侦察

兵、坦克兵和飞行员。其中有四十万人永远地躺在冰冷的土地中。

那些记忆，已经封存了六十年。

故事要从171铁路会让站开始。

这是一个遭受过多次轰炸的车站。坍塌的水塔，被掀了屋顶的房屋，旧日的站台上长满了荒草，都明确地表示这个会让站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过了。

1942年春末夏初的某个早晨，一列军车喘着粗气，缓缓地驶过171会让站。军车的前半部是铁闷子货车，后半部则由各式各样的客车厢组成，显示出战争独有的特色。军车速度虽然缓慢，却没有在会让站停下来的意思。

171会让站军运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从薄雾中冲了出来。他大步跨过铁轨，正好赶上尾车在身边驶过。他伸手抓住扶手，略显笨拙地跳上车厢踏板。瓦斯科夫今年春天才满了三十二岁，可长相却老得多，仿佛足有四十来岁。浓密的胡须掩住了厚厚的嘴唇，脸上的表情永远都耷拉着，不管怎么看，他更像一个穿着军服的集体农庄的农民。

瓦斯科夫用粗糙的大手拉开车厢的门，里面立刻传出动听的歌声，随着悠扬的手风琴齐齐钻进他的耳朵。是《红梅花儿开》。瓦斯科夫扫了一眼人满为患的车厢，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车厢仿佛塞满了沙丁鱼的罐头，每个可以被利用的空间都挤满了裹着崭新军装的身体。这让他立刻知道这是一列开往前线的运兵车。人群中不时爆发出欢快的笑声，青春洋溢的脸上充满了憧憬。他们似乎还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更愿意把这次出征当作一次集体的外出参观。

他锐利的目光已经从人群中捕捉到了唱歌的战士。那是个连硬胡茬都没长成的毛头小伙，嘴唇上只有一层淡淡的茸毛，唱歌的时候，喉结在削瘦的长脖子上来回移动。

顶多只有十七岁。瓦斯科夫嘴里嘟囔着，一边近乎粗鲁地扎进士兵人群中，费力地向前面的车厢挤过去。

“老大爷，前面没有地方了。”一个年轻的士兵坐在地板上，仰着脖梗儿对瓦斯科夫说。

瓦斯科夫停下来，有些愠怒地看着说话的士兵。

年轻的士兵这才看清楚瓦斯科夫的准尉军阶，长满青春痘的脸上显出尴尬。他想从地板上站起来，瓦斯科夫摆摆手，让他坐下来，又

向前挤去。

他总算挤到两个车厢衔接的部位，找着了一个可以容身的地方，坐在了地板上。他刚掏出绣有“赠给亲爱的捍卫祖国的战士”字样的烟荷包，旁边一个脸上长满雀斑的年轻的士兵便问道：“有烟吗？”

瓦斯科夫大方地打开荷包，请对方抽烟。

对方卷好烟，又问瓦斯科夫要火，当他点上烟，猛吸一口，却被呛得大声咳嗽起来。

瓦斯科夫恶作剧地看着年轻的士兵。

“你这是什么？”士兵哭丧着脸问。

“纯的马哈烟。”

“抽不了。”

“一看你就没抽过。”瓦斯科夫笑着说，“而且你也是第一次上战场。”

士兵挠挠没有胡茬的下巴，不好意思地嘿嘿了两声。

瓦斯科夫把卷好的烟叼在嘴上，他叼烟的姿势和别人不一样，卷烟向下垂，挂在下唇上。他点上烟，深情地吸了一口，继续说：“要抽烟就抽马哈烟，那才是男人抽的。”

周围的年轻人似乎都为瓦斯科夫的说法吸引，凑过来，要求抽上一根。可是几乎每个尝试过的年轻人都被浓烈的马哈烟呛得大声咳嗽，这引起了一张娃娃脸的中尉的注意，他挤了过来，大声询问：“你是哪个单位的？”

瓦斯科夫看清了娃娃脸肩上中尉的肩章，无可奈何地想站起来，却被挤得又坐了下来。他只好坐在地上向中尉敬了个礼。

中尉还了个礼：“这是开往前线的专列，你怎么上来的？”

“老大爷，他把您老当成德国人的间谍了。”一个年轻的战士开着玩笑说。

瓦斯科夫刚要张嘴解释，中尉打断了他的话：“这是战争，和抽马哈烟不一样！”

中尉教训的口吻让瓦斯科夫皱起了眉头：“也许我应该告诉你，中尉同志，战争进行了一年，你整齐的军装上少了点什么。”

瓦斯科夫指了指胸前挂勋章的地方。

中尉的脸涨得通红，他马上还击道：“你当然有理由把自己的军功章拿出来，给我们这些第一次上战场的士兵们看看，准尉同志。”

瓦斯科夫一下窘住了。年轻的士兵在一旁怂恿着，让他把军功章拿出来。

“我看算了，不要让准尉同志太难堪了。”中尉说完想转身走开。

瓦斯科夫咳嗽了两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轻轻打开——里面是两枚耀眼的军功章。

中尉吃惊地看着：“您参加过战争？”

瓦斯科夫并没有露出得意的神态，相反，他的脸色逐渐阴沉下来，目光转向车窗外一掠而过的春天的大地。中尉看出瓦斯科夫的不悦，悄悄地行了个军礼，向车厢的另一头走去。

瓦斯科夫收拢五指，把军功章紧紧攥在手心里。随着列车颠簸的节奏，瓦斯科夫沉浸在对往日的回忆中……

上校带着几个参谋人员大步流星地走到激战后的高地，他焦急地冲着壕沟大喊：“还有人吗？”

满身血迹的瓦斯科夫抖落掉身上的浮土，从壕沟里爬了出来，向上校敬礼。紧跟着，又有几名战士爬了出来，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带着伤，却依然坚定地排成一行。

上校眼里噙着泪水，挨个地与战士们拥抱。他站在阵地前沿，感慨地说：“他们始终没能前进一步。”随即，上校转过身，拿出一枚军功章，要为瓦斯科夫佩在胸前。

“等等。”瓦斯科夫掏出水杯，吹了吹里面的浮土，伸出来。

立刻有士兵把白酒倒进杯子，上校把军功章放进酒里。瓦斯科夫高地举起酒杯：

“光荣属于我们，光荣属于祖国。”

战争给了瓦斯科夫荣誉，可当他穿着崭新的军装，胸口上挂着两枚军功章，兴冲冲地从前线回到家后，却蒙受了奇耻大辱——在他浴血沙场保卫祖国的时候，他那个爱打扮的老婆却和一个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搞上了。

瓦斯科夫和她大吵了一架，却挡不住她离家的决心。

那天，瓦斯科夫坐在窗户前，愁眉不展地希望还有挽回的余地。他老婆却早早地打扮好了，冷着脸坐在餐桌前。那个公子哥儿在门口探头探脑，胆怯地窥视着屋里的动静。他老婆一见到年轻的情人，马上就拎起了自己的皮包往外走。

瓦斯科夫站起来想劝阻她，可她已经毫不留恋地走了出去。一直在

门口等待的公子哥儿进了屋，拎起皮箱，有意无意地挡住了瓦斯科夫的去路。

瓦斯科夫沮丧地坐了下来，摘下胸前的军功章，默默地收进了口袋里。

从那天开始，瓦斯科夫就把军功章藏到了布包包里，轻易不愿对人讲。战斗英雄的老婆居然跑了，多么丢人！瓦斯科夫情绪低落地正想着，长着一脸雀斑的战士用胳膊肘碰了碰瓦斯科夫，把烟荷包递给他。

列车此时放慢了速度，瓦斯科夫赶紧收好烟荷包，拍了拍年轻战士的肩膀，说了句“保重”，便向车厢门口挤去。

“准尉大叔，我会学会抽马哈烟的。”年轻的战士冲瓦斯科夫喊道。

瓦斯科夫回过头，冲着年轻的士兵们笑了笑。

一列列军车停靠在枢纽站，时而汽笛长鸣，满载着重武器和士兵开赴前线，时而从前线下来的运载伤兵的列车徐徐停靠在站台上。站台上的人们川流不息，但大部分都是军人。军官们大声吆喝着自己的队伍，士兵们匆匆忙忙跑向集合的地点。枢纽站紧张忙碌的气氛，让人真真切切感受到大战在即。

瓦斯科夫在人群中挤着，终于挤到挂着“军运指挥部”牌子的门口，向卫兵出示了证件。他一走进军运指挥部，便听到了枢纽站军运指挥员罗斯托夫少校大喊大叫的声音。

少校一眼就看见了瓦斯科夫，用手往自己眼前一指：“你，过来！”

瓦斯科夫急走几步，来到罗斯托夫面前，他刚要行礼，少校劈头盖脸训了起来：“你又来干吗？我的桌子上摆着 10 份你的报告，胡闹！你，菲道特·叶普格拉维奇不像个军运指挥员，倒成了耍笔杆子的了。”

“请您派些不喝酒的来。”瓦斯科夫硬着头皮顶了一句。

少校大发雷霆，指着瓦斯科夫说：“你认为你是谁？是库图佐夫，是苏沃洛夫？小的一点点的会让站，一个月也许都不会有一列军车在会让站停靠。只有一个，鬼知道里面放着什么东西的仓库，两个班的守卫，你却换了一批又换一批，我看，什么时候把你换了问题就解决了。”

“可是喝醉了酒的不是我，还有，还有搞女人的问题。”瓦斯科夫小声嘟囔着。

指挥所里的人哄笑着。

“笑什么，我们要打仗。在我们的西面，像拉锯似的，打着阵地战；东方，德国人对运河和穆尔曼斯克不间断地施行24小时狂轰滥炸；北方，为了争夺海路，每天都在拼刺刀；在我们的后面列宁格勒顽强地屹立着。可你，菲道特·叶普格拉维奇到我这儿来，要不喝酒不和女人睡觉的士兵——”

有人来向少校汇报工作，打断了他怒不可遏的训斥，瓦斯科夫知趣地找了个角落坐了下来。他刚坐下来，少校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指着瓦斯科夫说：“我不会再给你一兵一卒的！”

瓦斯科夫毫不气馁。他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认真地听着车站大喇叭里播放的战报：“……战争进行了将近一年，1942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

瓦斯科夫陷入了沉思。

战争的最初阶段，苏联军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到10月13日以前，损失了67个步兵师；6个骑兵师和7个坦克师，被俘军人66.3万人，坦克1242辆；火炮5412门。明斯克、基辅相继陷落。

大批苏军成为了德军的俘虏，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屈辱地押解着行进。荒野中遗弃着被击毁的苏联坦克、大炮和枪支。

最初的胜利让希特勒冲昏了头脑，战争进行到第二个阶段，德国的中央集群向莫斯科发动了决定战争结局的进攻。普鲁士人踏上了当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的大路。希特勒自信地认为，他的闪电式作战决不会重蹈法国人的覆辙。

德国人的坦克、战车、摩托车长驱直入。敌人已经从望远镜里看见了克林姆林宫尖顶上的红五星和莫斯科上空的雪花。

11月7日，红场上像每年一样进行着例行的阅兵，但这些接受检阅的军队，从红场上直接开往保卫莫斯科的前线。

12月6日，苏军在冰天雪地的莫斯科进行了决定性的反攻。10天以后，德国人开始溃败。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了克林姆林宫的尖顶。战争进行到1942年，德军在莫斯科留下了火炮、坦克和尸体。

交战双方的速度似乎都慢了下来，他们在喘息，休整，等待着严冬和泥泞的春节过后，新的更大规模的战役在考验着伟大的苏联军队……

“……西南方向今天只发生小规模零星战斗。”大喇叭仍在广播，将瓦斯科夫从对战事的思索中惊醒。广播结束后，大喇叭里开始播放时下最流行的音乐《神圣的战争》。瓦斯科夫忍俊不禁，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罗斯托夫少校正聚精会神地伏在地图上，听见动静，他抬起头看着瓦斯科夫。

瓦斯科夫走过去，嘟囔着：“要不您批准我去前线？”

“要不要给你派些刚过的人？”少校问。

军运指挥所里顿时爆出一阵哄堂大笑。

瓦斯科夫固执地说：“您比我更清楚。”

少校这回没再发火，他稍稍思索了一下，说：“好吧，瓦斯科夫，一切都会有的，不是酒囊饭袋的会有的，不沾女人的也会有的。不过，你可要小心，假如你连这批士兵也对付不了……”

“是。”准尉满足地挺起了胸膛。

车站通向驻军村庄仅半里之遥，两者之间是由一条大下坡的道路连接起来的，泥泞的路面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水坑。

从枢纽站回来的瓦斯科夫脚步轻松，从凸凹不平的水坑上面一跃而过，走近了村口。房东玛丽娅从村口的林子里闪身出来，拦住了瓦斯科夫。

“玛丽娅·尼基福洛夫娜，您在这儿干吗呢？”瓦斯科夫有点吃惊。

“波琳娜又在开生日晚会呢。您的士兵都被请去了。”玛丽娅低声说。

果然，从村里传来音乐的声音。

“所有的人都去了？”

“所有的人。”

“这是不可以的，现在是战争！”瓦斯科夫怒火中烧。

“这个月她已经举办了三次生日晚会。”玛丽娅火上浇油。

瓦斯科夫怒气冲冲地向全村灯火最亮的房子走去。波琳娜是全村最风骚的娘们儿，丈夫在战场上牺牲后，她就明目张胆地勾搭起准尉的士兵们。在她的带动下，有好些个女人都蠢蠢欲动，带着自家酿的私酒跟那帮年轻的小伙子们纠缠到了一起。结果，瓦斯科夫不得不一次次到少校那里挨骂，以便能争取来一些不受她们腐蚀的好战士。可是，每次波